遲來的明白 ■ 魏芳韻

瀛苑副刊

高三時，留校自習得很晚，偶爾，爸下班後會騎著他那數十年如一日的野狼125，從附近的公司順道過來接我。

那天晚上下著小雨，有點冷，我穿著單薄的制服，緊抱書包，瑟縮在爸身後。快到家時，爸停在必經的橋下，一卡車一卡車的廉價蔬果在那兒賣著，他下車去挑揀又大又便宜的蔬菜，我則狼狽不堪地站在車邊等候。

突然，一輛名貴的豪華轎車駛進我的視線，就在我前方停了下來，一婦人走出車子，同樣在卡車邊挑選蔬菜水果，一會兒，又有兩個和我差不多年紀，穿著體面的男生下車，兩人提了大袋大袋的蔬果上車。當轎車開走時，我早已自卑得不知退離了那台破爛的野狼125多遠了。

再坐上爸的摩托車，心情沮喪到極點，一方面是自嘆家世不如人，另一方面是痛惡自己竟如此愛慕虛榮！風雨吹打在我身上，更顯得寒冷了。過了一個紅綠燈，爸突然回頭對我微微地笑著，也許是他看見了什麼有趣的事，也許是其它因素，但是突如其來的，令我很不解。而就在我看到他微笑的那一瞬間，我才明白，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